皇清文穎續編

皇淸文穎續編卷首四十一

御製文

論

易不可以占險論

自河出圖洛出書伏羲始作易卦文王演爲彖辭周公著爻象孔子從而闡明之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以見天下之吉凶蓋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子曰夫乾天下之至

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君子明乎身心性命之理所行皆道德仁義之事有所疑難未決求之於易吉凶見乎辭龜筮皆從矣小人行險以儌幸因出位之思成非常之妄謂富貴可以强求以大易之數探其覬覦之心雖得吉卜亦咎徵也盍不觀夫左氏述南蒯之事乎魯之三家誠爲跋扈不臣魯公力弱不能去其權而南蒯者季氏之家臣也彼非有忠君愛國之忱不過尤而效之欲滅其主而有其家設其謀果遂

是去一季氏又增一季氏矣故將叛時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示子服惠伯惠伯欲沮其邪謀以易不可以占險告之誠明乎易理者也坤六五曰黃裳元吉蓋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於內而見乎外發乎事業美之至也然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也若非忠信之事雖筮得此爻不足信也夫季氏之祖成季之將生也卜之遇大有之乾曰季氏亡則魯不昌爲公室輔者有年矣南蒯倡亂邀功宜乎其

事不濟厥後陽虎公山不狃之徒皆同類也穆姜徙居東宮之時筮之遇艮之隨史謂其必速出姜自知其惡無隨之四德必弗得出穆姜雖不德然有才辨能知易理若南蒯不聽子服惠伯之言卒以費叛奔齊黃裳元吉之占果有應乎易之理通乎天地合乎鬼神爲君子決疑故可以寡過惟有德之人性與天通則陰陽消息之機應於呼吸感召之際其所卜亦必忠信之事斯可得吉卜而協於大同也小人心術

昏亂惟利是圖烏能感召鬼神示以爻象乎君子卜其義而不卜其利故可以通幽明小人卜其利而不卜其義故不能察休咎若行必忠信動合禮義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亦可以不用占卜之道而易理自明也

國之興也以福論

國之將興雖屬天命實人主所自爲興亡迭遷禍福相倚之機也草昧開創天與人歸爲人民之表正其受天之福固大然能致斯福者在於修身仁民而已歴觀三代之興未有無禎祥者然禹湯文武皆不以禎祥爲福而以民安國治爲福以一人之福斂厥庶民可見帝王之福乃天下之公而非一身一家之私若能返身勤民天時休應其福不期而自致矣獨不

見楚昭王之事乎吳闔廬五戰入郢楚幾亡矣賴申包胥卒秦兵一戰而復方吳入楚時使召陳懷公懷公觀吳勢之方强意欲從之問於國人逢滑以楚未可棄而對曰國之興也以福視民如傷是其福也楚不艾殺其民雖亡必復善哉覘國乎楚本蠻夷僻居荆湘僭王號固有罪矣然熊繹開國首作箴曰民生在勤其後莊王定霸撫有九縣昭王懲前惡而知大道是以失而復振禍爲福所倚豈天之助荆蠻乎或

者正訓楚也吳太伯之後不修德而日儆於兵勝楚而驕夫差繼之益以放恣不數年爲越所滅視其方強之時似獲天之福而禍即伏於此豈天不欲興周室乎是其敗度失德土芥其民蹙其本矣是故人主之心與天心相應而天心以民心爲本壽富康寧考終命皆天所賜而攸好德則修之於人天惟恐傷其民則視民如傷者天必福之文王是也春秋二百四十年間興亡之國多矣德之大小不一而得民者興

失民者亡敬者福之所由生驕者禍之所由起理之所在氣數從之惟在人主一心克明俊德平章百姓兢兢業業畏天命民碞自承天福推而錫於庶民共蒙君德此帝王之福惟有德之主能備也若吳楚雖列國然觀其氣機倚伏修德修怨之分亦可知國之福禍民之從違繫於人主之一心可不慎歟

哀敬折獄論

獄者萬民之命折之正所以使無訟也政教有所不及格必用刑以輔之明刑弼教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存焉自舜命皐陶爲士師勉以刑期于無刑務民之協于中而已周公之戒康叔以明德慎罰穆王之命吕侯曰哀敬折獄誠以刑不易用必有哀矜惻怛之意存於中而又主於敬乃得折獄之本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有善有惡聖王以德化民莫不欲其壽而

哀其死然氣稟之偏風俗之敝雖以唐虞之世倘有共驩之凶雖以堯舜之仁亦不能不流於四裔也三代以降獄訟繁興民風日下上之德薄不足化民而申韓之術相繼而起創爲刑書極乎亡秦慘酷成風以殺人爲喜以能折獄爲良吏哀敬之意漠然無聞矣聖王在上擇仁人爲刑官小民無知不幸而陷於罪若不誅之則死者何辜而奸民復逞故不能不置於法然一朝之忿忘其身之死至於兩造具備必巧

言辨解而聽斷之官若遇仁者心憫其苦公明決判片言可以折獄雖得其情終有不忍之意以法斷之殺一人而千萬人服所謂辟以止辟也若遇酷吏嚴刑慘斷羅織多人中傷善類濫法殺戮其禍必至於亡國蓋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本主於敬人命至重可不敬乎人死不能復生可不哀乎先王用刑所以行不忍人之政止禍亂之萌存生人之心化導愚民使歸王道協於中矣嗚呼大同之世固不可見而

成康之治庶幾可法後世人君用人未得其當以刻爲明以慘爲嚴枉行誅戮民反無所忌憚肆爲盜賊五季南北之時紛紜擾亂其源皆出於濫刑也欲令刑清必擇仁者主之其心不至於濫殺其明足以得情誅不逞之徒使善者相安不肖者畏法而持刑賞之大柄者一將之以哀敬則於世道人心必能感化成刑措之治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書曰咸中有慶信乎是語也

匡衡論

古之所謂儒學之士者必思正身修德利物濟人立於朝不阿權貴輔君澤民非徒空言文字而無實行可爲則法也漢之匡衡本農家子家貧好學射策甲科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才名益著蕭望之薦於宣帝未能見用至元帝時史高薦之用爲博士衡即上書陳政治之得失戒人主之好尚其論刑獄雖路溫舒無以復加戒後龐即賈誼治安之策而明

天人災祥感召之理可與仲舒並篤然學問之淵醇
誠不下於三子而立身之大節有所不副也元帝說
衡之疏遷爲光祿大夫衡復上疏明正家之道崇繼
體之義當傅昭儀得寵時而衡之疏中言愼妃后別
嫡長戒早踰尊新先故諸大端可謂有剛正大臣之
度者矣方是時宦者石顯用事大臣畏之重足一迹
衡數上書並無言顯之惡尙可謂之不在位而不言
及後爲丞相封樂安侯益偃容阿附終不敢言反助

石顯不封陳湯甘延壽之功至成帝初即位衡復上疏勸經學威儀之則上敬納之衡乃劾石顯舊惡而王尊劾衡不以時白顯惡及其勢敗乃言無大臣之義上優容而未免其官以此觀之衡當石顯秉政心知其非而不敢言觀其勢敗又隨而劾之是持祿保位之庸臣有慙於名教者也後被人劾以專地盜土免爲庶人益驗晚節矣蓋徇於利則志昏蔽於私則公廢賈董諸賢未竟其用以學術終其令名天下惜

之至衡則位極人臣之上爲三朝耆耇其學不下於賈董諸賢而名位旣崇則尸祿保位之念勝於本來之學業矣故空言醞藉世多有能者而探本窮源必以正心修身爲要也然衡雖阿附石顯終能去之而亦未爲漢之大弊若孔光之附董賢張禹之附王氏益爲可鄙又下於衡遠甚矣故爲學者不可循虛名而不崇實行也

黃霸論

才智優絀根於天德業大小成於學君子之盡已與國家之用人不可不知也若才智有餘學問不足即正人亦未必克終而邪者將無所底止或學不足以充其才則易地而不能爲良故諸葛孔明有言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三代以下其識量未易數數也嘗考西漢黃霸傳益知才智學問之不可偏廢矣霸少學律令喜爲吏

入穀補左馮翊卒史察廉爲河南丞明察內敏溫良有謀足知善御衆吏民皆愛敬焉方是時昭帝幼霍光治尚刑罰天下多酷吏而霸獨用寬和爲名及宣帝即位聞霸持法平召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守丞相長史以不舉劾夏侯勝與勝俱下獄獄中從勝受尙書日朝聞道夕死可矣霸本以律起家其平生學問進於是而已後爲揚州刺史遷潁川太守宣布詔令教民務農以一人之精力能推行之參考吏之陰伏

咸稱神明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徵爲太子
太傅霸歷任於外力行教化而後誅罰誠不愧循吏
然其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
損於治郡遠甚何哉霸見鶡雀以爲神雀欲以聞爲
張敞所奏又薦史高可太尉爲帝所責後遂緘默不
敢復言蓋霸之才皆務虛文而邀時好長於治績而
短於輔相由未明乎淡泊寧靜之意非學術之不善
不能充其所學也故有學之才勝於不學而小成之

量不及大受霸受尙書矣抑知皐益伊周之告其君而措之政者果何如哉立政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又曰其惟克用常人霸奈何以條教奇怪爲事而比附外戚以阿意旨哉若霸者才智不減於丙魏處患難而勤學問惜其未充學術之大而爲世詬病也

思其艱以圖其易論

爲政之要先知稼穡之艱難知而思之思而圖之民乃寧矣天生烝民好生之心無所不到春夏生長秋冬斂藏晅潤嚴凝皆上天生物之心所以養民也人君體天授時命官治民至夫暑雨祁寒之代敘乃其常耳而民有怨咨者非怨雨寒也力耕桑而不得飽食煖衣斯其艱也小民苦其艱而不能避則怨咨治民者不知其艱而不思或明知其艱而聽其自爲可

乎思之則不忍之心惻然動於中而不忍之政肫然
求其實所謂圖其易也然圖易之道𥳑乎其難言之
以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雖堯舜御之欲令人人飽暖
猶以爲病至三代以下生衆齒繁流決源耗不得去
其艱而益其艱者多矣求其易而寧也得乎圖易必
先思艱而思艱之大本以君心正爲至要恢民胞物
與之念不以嗜欲累民不以力役勞民使之以時取
之有節篤於養民之誠切於法天之仁方暑雨而思

小民之沾體塗足者其怨咨乎不以處廣廈而忘方

祈寒而思小民之裂面墮指者其怨咨乎不以處溫

室而忽深悉民瘼若此則害民之事自無矣上之人

心存愛民百官九牧烏有不從其好者乎君臣合德

以治天下衣食充而和氣洽如此而有一民飢猶必

曰我飢之也有一民寒猶必曰我寒之也凡小民之

狀無不經心如身處其地而備知其情必圖其易之

道如何而使民不飢不寒皆豫爲之處不待暑雨祁

寒之時方恤之也如是而恩之如是而圖之則民盡免於怨咨且有生生之樂然後教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格心成唐虞之化矣夫民雖有免艱獲寧之理治民者不可有恃易不思艱之心蓋恃其易則其艱立至矣穆王之命君牙誠百世不易之理然所招之詩尚可謂思其艱乎此又不自克之弊也故治民者兢兢業業之不暇曷敢弛惰其心惟敬主於內仁孚於政則久道化成不難矣

愼刑論

天道好生然不能專以春温而成歲必有秋收以濟之聖王尙德然不能專用寬柔以治世必設律例以濟之得情勿喜原屬不得已之苦心若鍛鍊羅織斯流爲殘忍暴戾相去愈遠矣世道人心變幻詐僞竟有出於律例之外者必求一至當不易務使生者無憾死者釋恨兩得其平唯視其自取勿以已意重輕曲直自在應念一死不能復生可不愼乎刑期無刑

辟以止辟保全良善爲除邪慝誠仁者之用心也弼
教化正風俗皆從慎刑始所繫豈淺鮮哉酷吏縱欲
亂法以濟其貪王法所必誅由於大不慎也亦有惑
於積陰功之見妄談救生不救死之論是誠見牛未
見羊矣被害之人呼號悽慘反不加憐憫轉惜頑梗
之凶徒是欲積陰功殊不知大損陰功亦不慎之所
致也慎之一字爲用刑之大綱豈可玩視人命逞一
時之喜怒以致寛嚴失當則民無所措手足寃抑不

得伸矣從嚴固宜慎從寬亦宜慎也生者雖可矜死
者尤可憫也刑罰不中上干天和水旱災荒皆由此
起可不慎與近日細閱各省招冊殫心竭慮唯求一
是勉於慎刑愛惜民命曷敢稍有忽畧乎故著此論
以示法司我君臣同折衷於慎庶幾獄訟漸鮮所保
全者衆矣

爲臣不易論

爲君難爲臣不易孔子之言也所以戒萬世君臣上下交儆共成郅治之要道豈泛論哉一人在上心智才力治理萬幾奚能遍及所倚賴者百官庶尹匡弼贊襄爲臣之道誠不易也未登朝列原可優游安樂不預見聞既筮仕廊廟當思竭忠盡力抒誠致敬以國事如家事守正義除私心上致君於堯舜下安民於衽席以臯夔稷契爲法績昭簡冊名垂不朽誠不

易也若祇知尸祿保位隨波逐流或緘口不言或遇事推委不忠於君忘恩負義雖上有堯舜遇此臣工亦難成治矣夫為君難責在一人為臣不易責在百官君不知難必貽憂於天下臣忘不易終罹患於身家然衆擎易舉獨力難成是為君之責任更重於為臣萬倍為臣不易終不比為君之難也蓋為臣者雖處繁劇一日所理不過數事誠能盡心圖治準情酌理上不負君下不殃民令名垂於奕世不亦休歟奈

世道人心日流日下悠悠忽忽怠惰因循不顧名義者多盡忠補過者鮮賞不知感罰不知愧嗚呼爲臣者不思不易之訓必益增爲君之難矣予惟凜天命畏民碞思艱圖易修已治民不敢忘聖人之言以期觀感興起知不易者漸衆庶幾國治天下平是所願也諸臣其各勉諸

皇清文頴續編卷首四十二

御製文

說

春王正月說

春秋之作聖人所以尊王室明賞罰爲人君之金鑑編年紀月奉正朔而列其條貫故經云春王正月邱明作傳所以註經則曰春王周正月孔子當周之時紀周之事其編年奉周無疑而邱明必註曰周之正

月何哉所以關後世之惑可以釋然無疑而後儒猶有執一偏之見紛紜評論甚矣學者難明而易惑也註家或以爲周改月兼改時者或以爲周改月不改時者或以爲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引經據典紛如聚訟吾則以本文斷之夫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以成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以位三才孔子以周人紀周事必不改時王之正朔後儒以子月爲冬而曰春王正月乃夫子加之非周以爲春也程

子胡氏泥於冬之不可爲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以商元祀十二月秦元年冬十月例之故有改朔不起數之辨不知春秋所書皆本周正也以傳証之如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冬至必於子月若行夏之時則寅月豈有冬至之理又昭公十有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可爲改時改月之明証而改正朔易服色乃時王之事非孔子所能自主其書春王正月所以尊

周也以經傳本文參考之可爲的據矣或曰周以子月爲歲首而經曰春孔子旣以子月爲春而又曰行夏之時毋乃自相矛盾乎余曰不然周以子月爲正月所以合天道也夏以寅月爲歲首所以順人情也行夏時者夫子通論百王垂訓萬世春秋尊時王之正朔不書冬而書春乃周之舊制非夫子改之亦非夫子加之也春秋明一王之大統儆亂臣賊子使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所以尊王室也尊

王室而首僭天子之正朔吾知夫子必不爲矣聖人之書最爲剴切而後儒推求過甚反失夫子尊周之大旨與其雜引他書以釋春秋固不若即春秋以釋春秋也知斯義者可以折衷矣

春秋之用子正三傳本無異義後儒自生膠葛未觀其通也用子正而不廢夏正者周也汲冢周書所云武王伐商改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則猶夏焉是也知此則無疑於周禮之正

歲正月詩之七月四月矣用夏正而不廢周正者自漢太初以來至於今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七政皆從子正起算是也知此則無疑於正月日至七月日至陳寵天以爲元周以爲春之說矣惟蔡氏所疑殷十二月秦十月不改月似覺參差不知史記成於太初以後其爲追改無疑而班固漢書律志所引伊訓十二月乃冬至越茀祀天非歲首也然則商與秦漢改正則改月益瞭然可識矣

朱珪謹識

豳雅豳頌說

甚矣讀書不可不詳解而亦未能盡信也吾讀詩至豳風考鄭氏康成三分七月之詩爲風雅頌孔穎達因之至宋朱子疑鄭氏之說而以楚茨以下四篇爲豳雅載芟良耜諸篇爲豳頌其註楚茨也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是則存二說矣推朱子之意尚未敢信其必然按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

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
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康成箋
豳詩以豳豳籥分𢃄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爲豳風
十月獲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爲豳雅稱
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孔頴達疏之曰述其
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
政教之成則爲豳頌故一篇之内備有風雅頌也漢
唐諸儒皆遵此說而程子亦以爲然乃康成之註周

禮與其箋詩又不同籥章之註曰豳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觱發之類是也又云豳雅者亦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則又以首章爲豳雅也又云豳頌者亦七月也七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又以穫稻釀酒爲豳頌矣何一人之言自相殄錯如是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謂籥章之豳詩以鼓鐘琴瑟之聲合籥也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

牘應雅以雅器之聲合籥也䀝瞭播鼗擊頌磬笙磬
以頌器之聲合籥也此以七月全篇隨其音節樂器
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曰蓋本有是詩而亡之或謂
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
良耜諸篇是豳之頌朱子謂數說皆通而未敢必也
間嘗考之者以楚茨諸篇爲豳雅思文諸篇爲豳頌
則當别標其名不應附於北山周頌也夫周禮言吹
豳而甫田言琴瑟擊鼓七月一章周公陳稼穡之艱

難而豐年載芟良耜無一言農事似可通用但無文以確證其爲豳耳鄭氏箋註自屬近古然一章之詩任意割裂亦有未安一家之解詩禮異同未爲定論若云隨時吹之以分音節別爲風雅頌此說尚覺近理故詩載諸說以備參考焉

邪教說

先聖王以道德仁義禮樂政刑裁成輔相化育萬方使民日趨於正道恐爲邪說所惑也自二氏行於中國始有釋教道教之名因其說亦皆吾儒所擯大旨亦精微元妙勸人爲善戒人爲惡輔翼王化無大差謬是以聖帝明王姑存此類不加沙汰至於白蓮教之始則爲騙錢惑衆假燒香治病爲名竊佛經仙籙之語衣服與齊民無異又無寺宇住持所聚之人皆

失業無賴之輩所以必流爲盜賊是又僧道之不若矣然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苟能安靜奉法即燒香治病原有惻怛之仁心在朝政之所不禁若藉此聚衆弄兵漸成叛逆之大案則王法之所不容故查拿之始原因謀逆之一二人如劉松宋之淸劉之協首犯耳劉松宋之淸皆已伏法並未株連而劉之協自扶溝脫逃所緝者仍此一犯而地方官有奉行不善者有苛求圖利者胥役銜書四出滋擾閭閻無賴借事

吹求將正犯反置於不問妄拏無辜名曰欲辦白蓮
教以致羣起於襄陽由豫入陜而川省達州徐添德
王三槐亦乘時蠢動互相勾結自此遂東奔西竄疲
我官兵害我良民傷心慘目實難備書現今賊營中
非盡教匪也亂民乘勢圖刦掠耳夫官軍所誅者叛
逆也未習教而抗拒者殺無赦習教而在家持誦者
原無罪也即如劉之協雖爲白蓮教教首其未謀逆
以前若俯首就擒其罪僅止發遣耳脫逃後至湖北

糾約姚齊二逆倂同教人等定於辰年辰月辰日辰
時起事是眞叛逆斷不可赦矣起事後伊又潛往豫省
漏網七年之久若從此安靜匿藏原可倖免孰意又
糾約李傑等由寶郟起事此由罪大惡盈天神共憤
使之自投法網得正憲章豈人力哉故白蓮教與叛
逆不同乃顯而易見之理設若賊營中有一二僧道
豈盡行沙汰二氏乎有一二生員豈遂廢科舉之典
乎然則白蓮教為逆者法在必誅未謀逆之白蓮教

豈忍盡行勦洗耶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之理既明則
五年以來所辦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也
然聚衆歛錢終流爲不靖是在良有司實心訓導宣
揚正學漸仁摩義蹈矩循規化其暴戾易俗移風庶
幾世臻小康民安本業朕實有厚望焉

才德說

德與才相爲表裏不可析也蓋德藴於中才應於外德爲才之體才爲德之用有德者必有才而恃才自用者去德遠矣夫才德全備者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爲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爲小人矣然德由於一心涵養才則因應肆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有德之才也剛愎自用察察爲明無德之才也用人固取其才識

然亦必先觀其德行斯爲有本之才從性中所發也大智若愚德勝於才也大詐若忠才勝於德也是以修已觀人之要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有歉也所謂其愚不可及也蓋藴蓄於寸田應機於萬事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成已成物之功胥由於才德兼備斯能有效也吁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觀其德而用其才終歸實際若愛其才而略其行是舍本而逐末貽害匪淺不可不慎思於中明辨於事也內聖外王之體

用才與德兼該不可偏廢然有德者包括古今化育萬類其才不待言矣育德爲儲才之本奚可不懋修德業以成咸有一德之治是予宵旰之至願也

存誠戒僞說

天人交感惟誠一以貫之萬幾萬事非誠莫能求之以實心行實政絲毫不可雜以詐僞也世道人心日流日下祇圖纖巧罔知體用處心積慮以詐爲能失正路而就迷途去誠益遠矣天德王道皆從性功所發根柢之學誠實无妄之謂也若浮夸放誕徒虛車之飾耳人君治民立政此心上對昊天下及萬姓惟盡此衷誠無他謬巧也爲人臣主於敬敬者誠也若

心存詐僞以僞事君以僞治民廊廟無一實言奏牘無一實事君以權術馭下臣以巧詐事上其患尙可言哉人不患無才但患自用小巧偶獲小利遂謂可恃而不知大患卽隨踵而至此自然之理不容倖免也天監在上豈可肆行欺飾不知務實哉遇誠信御下之君而以詐罔欺蒙事之於心忍乎設逢周赧漢獻或可倖免舍是徒自招罪戾耳誠不可不存僞不可不戒禍福分明立竿見影世人深染習俗視爲泛

常深可畏也予君臨九有曷敢不存誠主敬莅官治
民未能移風易俗惟自責才德未孚智力不逮願公
忠體國之大臣匡弼予躬必期力挽頹風咸遵正道
即有一二隨波逐流之輩是彼自速禍患亦無足惜
也

明慎用刑說

道德齊禮聖王垂教之本意也齊之以刑聖王不得已之苦心也代天子民者君也爲人君止於仁止之義蓋言一切用人行政除暴去殘皆仁心所流露也君爲衆父億兆皆吾赤子豈不欲其生而必欲置之絕地哉誠以良莠不同干名借義作奸犯科之徒非刑不能齊之耳而用刑之大旨不外乎明慎明者知其事之原委察其情之真僞兩造旣備虛衷聽斷如

日之光不遺幽暗犯法者甘心認罪受害者了無
怨此明之功效也愼者胞與爲懷豈可任其殘賊哀
矜勿喜一死不能復生一字無虛始可定案片言不
實勿厭重推總欲吾心毫無疑竇則情眞法協如衡
之平焉有輕重倒置此愼之功效也我朝立法至爲
詳備凡一罪囚必經數次覆勘始定爰書在官者皆
得預議至於情實罪犯尚候勾到有一綫可寬者故
入可緩視前代設鎭撫司習用非刑草菅人命者眞

天凢之隔矣人心日流日下犯法者多案牘紛繁詐僞百出問刑有司憚於聽訟漸至潦草隨意不能虛衷延納反覆推求遂令奸宄者漏網懦弱者罹罪健訟者逞刁覆盆者難雪皆不能明愼之所致也朝審爲恤刑大典誠兼聽並觀盡美盡善之良法在京則大學士九卿科道在直省則督撫藩臬司道公同會議雖古之明目達聰何以踰此哉奈奉行已久視爲泛常旅進旅退無聲無臭靦顏謂毫無寃抑罪當情

眞間有一二敢言之臣以從緩改實加重辦理爲認眞益增秋肅之氣反失春生之旨所謂北轅適越相去益遠矣夫明生於公公則無私無私始能明愼由於勤勤則不怠不怠斯能愼嗚乎凡百有位皆以明愼爲用公勤爲體庶幾辟以止辟以馴至於刑期無刑鼓太和之元氣臻斯世於大同遇可言之時行有爲之績予一人實有厚望焉

爲君難說

孔子著此三字以儆千古爲人君者不可視爲易事也我

皇祖書於殿楣

皇考恭跋於後闡先聖之精微爲後人之法則理暢辭達義深

心貫誠萬世大經大法予小子奚能賜言簡末哉自

御極以來臨軒聽政仰循

成憲身體力行深知其難不可枚舉試言其最難者莫如聽言矣蓋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一人之心思耳目豈能徧及必咨諏博採集思廣益唯求一是耳納諫爲人君之美德拒諫爲人君之失德此定論也我
朝
家法日接廷臣前席延訪原期周知民隱裨益政治非談天論地爲雕龍炙輠之言或講論二氏之學崇虛無寂滅之教也進忠言者固不乏正直之臣陳蒭

言者亦頗有憸壬之輩罪一莠言者恐阻忠言之口不言能辨邪正轉似文過飾非誠大難也推誠以待臣下虛已以求正言奈因循積習唯諾成風畏事者緘口結舌挾詐者逞其報復變亂是非顛倒黑白名爲敢言之君子實則亂政之小人聽言之際稍不採擇反墮其術中尚不自覺誠太難也予既深知其難敢不勉圖其易乎惟於政事求是非不以浮論爲輕重近年求治過急議論泛濫是予之過既知已之非

亟思警省以補闕失故著說自戒時念其難然聽言之難止一端耳爲君之難廣矣衆矣亦惟凜

天命遵

考訓兢兢業業日勉敬勤永保大業垂裕後昆世知爲君之難常荷

上蒼之眷是予著說本意也

訓

宗室訓

我大清受命於

天

聖人龍興遼瀋率兄弟子姪合力同心開基創業本

支百世源遠流長洵爲家國之屏藩永作河山之帶

礪矣洪惟

列祖惇宗睦族之深恩分茅胙土之厚澤誠度越周

家遠溯堯典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而暨乎四
海誠爲政之大根本也我
皇考上繼
列祖之隆施深培國家之元氣昭雪廢藩之誣謗普
錫合族之頂戴自孩提節賜以銀米養贍之資惟恐
有啼饑號寒之累凡所以養之之道至矣盡矣既養
則應繼之以教
特簡賢王管理宗人府復分置族長設立宗學教以

國語騎射間有讀漢書習詩文者是教之之道亦備矣予欽承
考訓聿懷
祖恩先家齊而後國治曰養曰教仰循
成憲曷敢有所增損哉定鼎都京已百六十餘年宗室藩衍戸口歲增度支計口給糧迥非八旗不應差役之閒散即無養贍者之可比也然則養之之道無以復加而教之之道實有所未盡也蓋承平日久漸

耽安逸近年以來我宗室中自親王以至閒散宗室
奉公守法樂道安常者固多然不肖子弟越禮踰閑
干犯憲章者亦屢見迭出所為之事竟同市井無賴
朕實不能不加懲治矣敬思
始祖萬枝一本奕葉同根分藩京邸為天下之觀瞻
縣億齡之統緒所繫豈淺鮮哉管理宗人府王等只
知奉行成例升遷調補諸事不舛即謂盡職倘遇不
肖犯法唯知叩首請罪耳於良善者無所勸巧詐者

無所懲同一宗室視同陌路自問於心能無愧乎大
公忠體國之大臣必先以視國事如家事自勉誠要
道也諸王管理宗人府雖曰國事實家事也名爲公
事實私事也上智之資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固爲至
善次則家事私事未有不盡心力者也若家事私事
亦毫不動念漠不關心自問爲何如人哉朕以此數
語訓諸王諸王以此數語訓諸子弟暨諸族長諸族
長又以此數語遍訓諸閒散宗室若問予立身之要

曰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若問子應爲之事曰國語騎
射讀書守分若問子不應爲之事則一二不肖子弟
自知子實不忍言也諸王思子不忍言之意諒必動
心矣此訓著另錄一紙懸掛上書房俾諸皇子觸目
警心敬紹予志

序

味餘書室全集序

文以載道詩以言志幼而習長而行安身立命之處必應以經書爲標準我朝龍興遼瀋國語騎射誠爲最要根本固應億萬禩敬承勿懈然爲海寓之主亦不能不以文治化成天下故天家子弟六齡即入上書房從師受業陶冶性情涵濡德義日親宿儒克勤力學雖才質有不同聰

鈍有互異而化其驕泰之性使知孝弟之方悟經書之奧功非淺鮮矣視彼前朝太子偶一出閣講學片時者奚啻天壤之分哉予悟性遲鈍乙酉年入學從覺羅奉碩亭先生讀書至壬辰年而五經粗畢從謝東墅先生學今體詩至丙申年始從朱石君先生學古文併古體詩直至今日時於幾暇仍相商酌討論書窓景況宛然如昨也內廷諸大臣合詞陳請予在潛邸所著詩文全行發出刊布再三却之不可因敬

思
皇考御極初年曾
允廷臣請刊刻樂善堂全集
頒行海內何敢比擬萬一然舊藁中恭和
御製諸篇皆經
皇考閱定此丙甲辰年恭和
遊龍井詩中
泉雷忽疑雨竹春不知秋十字係

皇考丹毫改定之句此成親王慶郡王所目覩者若不發刻何以誌趨
庭盛事他如詞義淺陋無關治道諸作概删去弗錄共計古今體詩三十四卷約計三千二百餘首文六卷計百餘篇附隨筆五十二則皆書室之課程併隨
鑾紀事諸作觀者可知我
皇考當日
眷予之深恩渝浹無涯實非筆墨所能形迹至於雕

琢字句刻畫精工予素不屑爲此茲尤廷臣繕刻之
意在宣揚
慈父渥澤爲萬世子孫效法豈欲與文人學士爭長
也哉至味餘之義已見原序故不復言是爲序

辛酉工賑紀事序

嘉慶六年辛酉夏六月京師大雨數日夜西北諸山水同時並漲浩瀚奔騰汪洋滙注漫過兩岸石隄土隄決開數百丈下游被淹者九十餘州縣數千萬黎民蕩析離居飄流昏墊誠從來未有之大災患此工之所由興而賑之所由起也職此之由實予不德之所致予承

天

考命撫綏萬方

授璽以來兢兢業業唯恐一夫之不獲孰意懼此洊

災遭此未見之奇變嗚呼痛哉永定河向來雖經決

口爲患不鉅即被淹浸何至波及多方水從橋頂隄

上漫過人力難施固非意料所及若診之氣數是遇

災不知懼益獲

天譴矣從來消息盈虛之理總視人君敬怠感召之

機書曰曰狂恒雨若又曰滿招損予一念之忽遂致

如此誠可畏也若稍不實力救民獲咎滋甚予何敢
抑亦何忍故分命卿員多方賑恤亟命大員督修石
土隄工工成於六年冬而賑直至七年夏始畢雖辦
理尚爲迅速全活者衆然倉猝之間轉於溝壑者已
不知凡幾矣古云救荒無善策惟盡予心耳工賑畢
爰命內廷諸臣編述節次所降諭旨及內外諸臣摺
奏纂集成書頒示直省俾令知予贖咎之本意設遇
水旱偏災皆應實力拯救庶幾挽回

天意轉歎爲豐尤不可稍存諱飾書誌予過亦可諒

予之苦心矣是爲序

平定三省紀畧

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奚能獨任斯事故必分命岳牧教養兆庶誠能愛民如赤子民亦敬官如父母豈有干犯名義之事哉若不知教養聽其游惰及至聚衆搶刼不得不用兵討捕其實民則無知妄作官則不教而誅良民被賊屠戮固深憐憫卽罹法之賊亦不知所犯豈非官失於教乎官既不教民則有奸詭之徒創立邪教幻稱彌勒名踵白蓮斂錢惑衆

治病燒香妄談禍福因果愚民被其煽誘醜類既衆遂思蠢動到處鼓惑並未易衣冠立國號不過意圖刦掠子女財幣非有謀爲不軌叛逆之心遂於丙辰年辰月起於楚地蔓延陜蜀豕突狼奔蜂屯蟻聚焚殺擄掠無所不爲雖命將出師練團集勇奈旋剿旋起東勝西逃勢如野火燎原卒難撲救朕夙夜焦愁廣詢博採集議而行處處延納賴經畧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忠勇清貞盡力籌辦行間諸將士効命疆

場不避險阻而三省諸良民誼切同仇知方有勇追奔逐北於巀巑寒暑飢餒艱苦備嘗經七年之久事始告成擒戮著名首逆百餘人積惡頭目數百人掃除脅從二十餘萬衆悔罪投首者亦有數萬而陣亡之將士以及被害之黎庶更不可以數計嗚呼痛哉予受璽臨軒適逢斯患實予不德所致然揆厥所由總因大法而小不廉上行而下不效視官階爲利藪不恤國計民生惟思保位謀利苟且因循遷延疲玩

守牧旣如此處心積慮又何能體察小民之疾苦自然視同秦越矣任吏胥作奸犯科錙銖較量以致衆怨沸騰激而生變官逼民反之語信非謬也幸邀

天恩

考佑三省寧謐萬民復安予益凜

天命難諶民碞可畏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兢業爲懷以期衆姓咸登袵席永爲盛世之良民語云經正則庶民興是在賢守牧實心愛民有爲有守除暴安良

道德齊禮庶幾可望太平仰酬我
皇考六十年治世之苦衷於萬一若有剝削小民重
利忘義或自顧爵位徇庇劣員或自肥身家凌虐黔
首朕必執法重懲決不姑恕若有政聲卓越善蹟彰
著之良吏朕必破格錄用立加榮錫咨爾內外臣工
贊襄圖治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上下交儆用鞏我國
家億萬載無疆之慶是予之至願也

熙朝雅頌集序

皇清荷

天恩承

祖佑開基遼瀋定鼎燕京以弧矢威天下八旗勁旅藎臣世僕同心一德肇造億萬年丕丕基都城分駐列戍雲屯黃白紅藍有鑲有正參贊河鼓之象允協韜鈐之機皇哉唐哉世德作求金湯永固卜年應邁姬周長鞏河山帶礪矣夫開創之時武功赫奕守成

之世文教振興雖吟詠詞章非本朝之所尚而發抒
心志亦盛世之應存此熙朝雅頌集之所由作也斯
集爲巡撫鐵保所編自八旗諸王百僚庶尹以及武
士閨媛凡有關風俗人心節義彰癉諸篇得一百三
十四卷薈萃成書請名具奏朕幾餘評覽遍抬英華
紬繹旬餘未能釋手敬仰
列聖作人培養之厚穆然想見忠愛之忱英靈之氣
或從征効命抒勇壯之詞或宰邑治民發肫誠之素

炳炳麟麟珠聯璧合洵大觀化成之鉅製右文盛代之新聲是以命集名爲熙朝雅頌視周家小雅殆有過之八旗涵濡

祖恩

考澤百有餘年名臣碩彥代不乏人經文緯武之鴻才致君澤民之偉士不可以數計夫言爲心聲流露於篇章散見於字句者奚可不存非存其詩存其人也非愛其詩律深沈對偶親切愛其品端心正勇敢

之忱洋溢於楮墨間也是崇文而未忘習武若逐末
舍本流爲纖靡曼聲非予命名爲雅頌集之本意知
干城禦侮之意者可與言詩徒耽於詞翰侈言吟詠
太平不思開創之艱難則予之命集得不償失爲耽
逸厭勞之作俑覯斯集者應諒予之苦心矣我八旗
臣僕豈可不深思熟慮以乃祖乃父之心爲心以乃
祖乃父之言爲法各勉公忠體國之忱毋負命名雅
頌期望之深意朕之至願也

國朝宮史續編序

爲政首崇法

祖治國必先齊家千古之典常奕代之準則也我大

淸盛京建業經營宮闕土壁蔦燈永昭

儉德洎乎

世祖定鼎燕京卽勝朝之宮禁撫臨區夏鑑前代之

秕政申

諭鐵牌百餘年來綱紀肅淸崇樸尙儉乾隆七年

皇考命廷臣纂辦宮史著明

家法整肅宮闈裁抑宦寺禁約奢華諸大端炳炳麟

麟校錄成書至二十六年凡三十六卷

上諭冠於首帙承

先啓後陳紀立綱猗歟盛矣自二十七年以後我

皇考功德日隆制作益富不有以紀之子若孫何由

以知之爰命儒臣敬加纂續自嘉慶辛酉年編輯至

丙寅冬告成增爲百卷館臣請序不可無辭以述

先猷而勉後世蓋端本善則懋修化原兼該庶政立
極無涯視前明中涓握管竊弄威福相去奚啻霄壤
之分哉
太宗文皇帝訓誡勿易冠服
高宗純皇帝申命刊示臥碑家法之至大
貽謀之至深所當萬世遵守者也
欽定儲貳金鑑毋輕言立太子有鑒於前
垂訓於後益應謹守敬承者也予小子寔受

鴻慈於乙卯九月三日

冊立皇太子丙辰元旦

授寶登極誠曠古鴻儀熙朝佳話允宜增載以昭示

來許予承

皇考非常恩眷昕夕

訓政得所禀遵寅荷

天恩永勉勤政愛民欽守

勑幾之成規章明軌物宜邑鴻厤曷可不詳叙盛典

用誌
考慈家慶洵千禩未逢之際會也至宮闈不敢增益
嚴禁宦寺預政絕侈靡之用屏宣索之煩却貢獻節
經費皆凜循
遺訓銘中施外曷敢怠忽於細微有妨於政治哉載
稽明季宮中歲用七十萬至我朝祗用二萬餘其奢
儉懸殊法制嚴肅不待言而明矣蓋人君以天下爲
家藏富於民勝於內帑充盈聚財斂怨乃庸主之所

爲非賢君之所尚也前明宮女宦官數萬人用度奢侈恣侵漁而干政務國事日非淪胥以亡誠殷鑒也今則宮中宮女內監不過二千餘人足供灑掃使令外廷事無鉅細不准干涉若稍踰閑嚴罰立降是以中外清謐遠超勝國多矣然防微杜漸奚可稍忽於平時率由舊章庶幾永循夫

成憲此又予夙夜敬勉惟慮懈惰有負

考脩高厚故命纘編宮史既以自戒仍敬告後人恪

守

前猷世世欽承知所則效知所警戒則億萬斯年丕

基鞏固胥基於此家齊國治國治天下平所繫豈淺

鮮哉是書也直與

實錄圖球永昭世寶縹緗百帙典則萬年矣夫謹序

高宗純皇帝聖訓序

古昔聖帝明王經世載道立言牖民二典三謨殷盤

周誥固已包括古今函蓋宙合靡不賅備矣洪惟我

皇考高宗純皇帝承

五朝之統緒集千聖之大成闡六經之微言

垂億齡之寶訓

聖謨洋洋

文思光被敬集爲三百卷分四十門類曰

聖德溯性功也曰
聖孝敦大本也曰
聖學緬稽古也曰
聖治欽敷化也曰
敬
天永念
信
天主人之純一不已也曰

法
祖聿懷
古稀天子之孝思不匱也曰
文教則仰
觀文成化無思不服也曰
武功則述
奮武集勳無遠弗屆也曰
睦族親其親也曰

用人賢其賢也曰

愛民敷本仁由義之大綱也曰

勤政著主敬存誠之極則也曰

求言採芻蕘也曰

察吏辨誠僞也曰

理財節用愛人也曰

慎刑明罰勑法也曰

省方觀民設教也曰

治水宣性導湮也曰

蠲賑救貧窮也曰

積貯備施貸也曰

賞賚酬勳勞也曰

恤兵憫奔走也曰

牧政肅郵傳也曰

訓臣工勑綱常也曰

嚴法紀申律令之則也曰

重農桑裕衣食之原也曰

興禮樂隆制作於億兆年後也曰

廣幅員闢疆域於二萬里外也曰

正制度示準繩勿踰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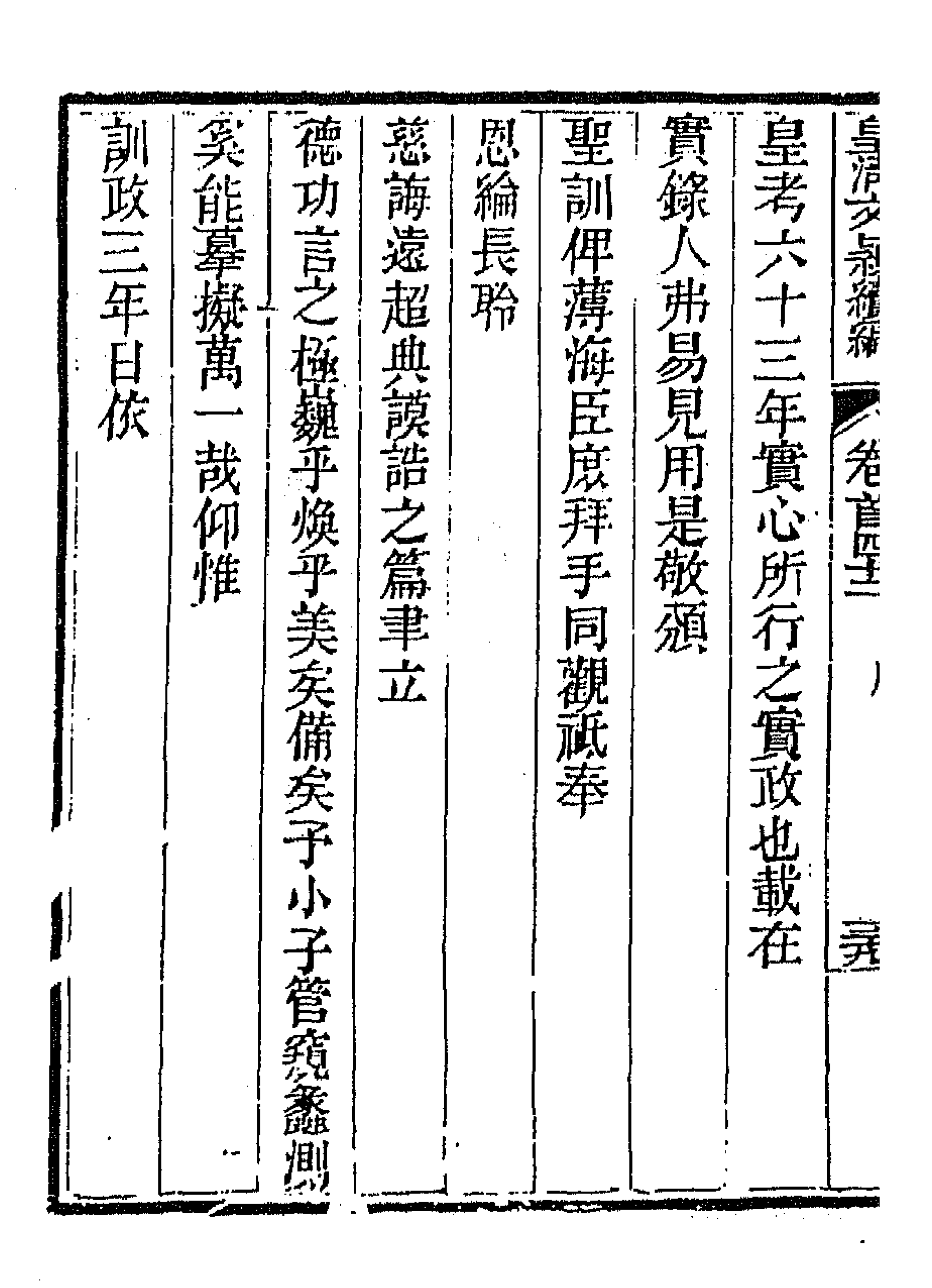
篤勲舊勉子孫勿替也曰

褒忠節勵羣倫也曰

崇祀典答

眷佑也曰

禮耆年兩開千叟之筵也曰
靖奸宄丕昭十全之績也曰
厚風俗去奢從儉也曰
飭官寺防微杜漸也曰
綏藩服則厚往薄來輸誠嚮化也曰
飭邊疆則赫聲濯靈畏威懷德也曰
恤臣下砥廉隅也曰
勵將士明賞罰也此皆我



皇考六十三年實心所行之實政也載在
實錄人弗易見用是敬頒
聖訓俾薄海臣庶拜手同觀祗奉
恩綸長聆
慈誨遠超典謨誥之篇聿立
德功言之極巍乎煥乎美矣備矣予小子管窺蠡測
奚能摹擬萬一哉仰惟
訓政三年日依

膝下親聆

誨諭銘感五中敢不以

心爲心以

政爲政庶酬

高厚之恩期副

教訓之願奕葉雲礽同予此志自求多福永荷

考眷於無涯矣夫謹序

高宗純皇帝實錄序

皇清荷

上天之眷顧龍興遼瀋肇造丕基

太祖

太宗開創鴻業休有烈光

世祖定鼎燕京版圖式廓

聖祖久道化成覃敷厚澤

世宗整綱飭紀立政明倫洪惟我

皇考高宗純皇帝上纘
列聖之
心傳下垂億齡之統緒
聖德
神謨一辭莫贊
臨御六十三年主敬克勤孜孜不倦全始全終有如
一日予小子承古今未遇之
隆恩際國家昇平之盛世大廷

授璽曰領
訓言
龍馭上賓攀號曷及爰命儒臣涓吉開館敬謹纂輯
實錄歷八寒暑修成一千五百卷炳炳麟麟猗歟盛
哉綜千古帝王之心法治法道統政統靡不賅備自
有載籍圖書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服膺
庭訓蠡測管窺我
皇考之實心實政大端有四焉一曰

敬
天大祀歲歲
躬親
聖壽彌高而精誠益勵康健純常自強不息昭事聿
懷恒久不已軍國重務悉準以
天理至誠感格如響應聲
親製
大雩祝文齋心步禱

駕未還宮甘霖立沛此尤真切著明相通呼吸所由
先
天弗違如形召影本於
欽若之實心也一曰
法
祖
五朝實錄晨興敬觀六十三年周而復始
四莅盛京

珠邱展祀敬覲
先朝服御
追思水源木本感慕無已恭述
太宗文皇帝戒萬世勿改衣冠勒碑以昭法守於萬
斯年引之勿替爰在
沖齡蒙
聖祖仁皇帝恩眷獨隆有福過於
予之

諭旨

世宗憲皇帝大事盡哀盡禮純誠純孝恭侍

孝聖憲皇后承

歡顏慶者四十餘年掖

輦則祇奉

慈寧居處則永言

孺慕篤念本支推

恩惇敘彰開國之親藩復其封號聯宗潢之譜系優

以品秩唐帝之睦族周室之展親何以踰此
法
祖之至誠
仁孝之極則也一曰
勤政萬幾綜攬鉅細
躬親晨興
手披奏牘
召對臣工周諮民隱凡蒞政所恐以勤政

題額無逸書屏
垂示後人敬守
成憲孰敢稍耽晏安有負
慈訓益凊明在躬氣志如神
法
天行健純一不已六十三年之大政皆本於
大聖人主敬克勤奕禩蒙庥永循程式誠勤政之明
效大驗也一曰

愛民君臨九有奉
天治民禮樂政刑奬善懲惡皆所以愛之也自古聖
帝明王未有如我
皇考之肫誠懇切洞悉羣情
軫念雨暘周諮稼穡偏祲偶告
恩愷遝加不令一夫失所
念藏富於民損上益下爲厚生至道
普免漕糧者三錢糧者五蠲免積欠賑恤歉荒億萬

京垓不可數計

省方觀民行慶施惠河防海塘

親臨指示永沐安瀾保全生命

聖德之感孚直至於奕代獲福無量明刑弼教尤於

庶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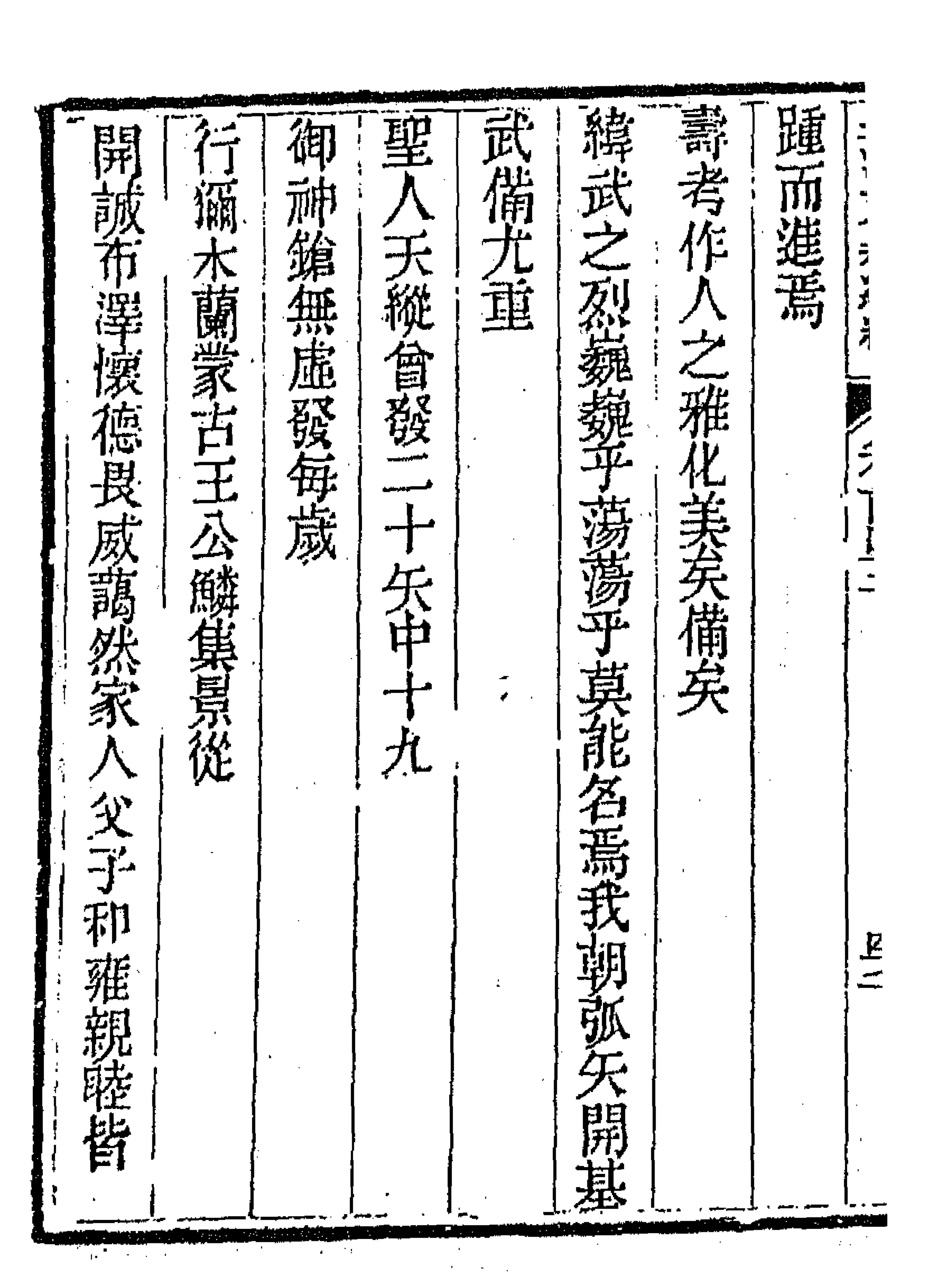
矜慎周詳存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寓

仁育於義正之中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淪肌浹髓含生負氣靡不思慕

聖人愛民之
聖澤至矣盡矣金甌鞏固玉燭長調實基於此也夫
此四端為我
皇考心法治法彰明顯著不待敬述而典章作述酌
古準今
欽定禮器圖式煥然詳備
肇建辟雍復古而不泥古軌物修明極千載一時之
盛焉

經文之德皇哉唐哉
聖製文三集詩五集詩文餘集苞羅萬有陶鑄羣言
評全史以昭懲勸
訂諸經而正異同
欽定四庫全書貯之四閣又頒江浙珍藏合爲七閣
迥非二酉三倉所能仰方萬一也舉
制科者再特開
恩榜者七棫樸菁莪登瀛洲列廊廟者英才碩輔接



踵而進焉
壽考作人之雅化美矣備矣
緯武之烈巍巍乎蕩蕩乎莫能名焉我朝弧矢開基
武備尤重
聖人天縱會發二十矢中十九
御神鎗無虛發每歲
行獮木蘭蒙古王公鱗集景從
開誠布澤懷德畏威藹然家人父子和雍親睦皆

至德所感化也頒行紀律整飭戎行成
兩朝未竟之志開拓新疆二萬餘里五年之間平準
噶爾定回部
聖武遠揚兩勳並集田田宅宅同我太平若哈薩克
若布嚕特常通朝貢其全部歸順者則有土爾扈特
四十餘萬衆實力撫綏傾心向化兩金川自作不靖
天戈所指掃穴犁庭若緬甸之悔罪投誠安南之敏
闕面內廓爾喀之賫表輸忱麕至絡繹

上蒼佑啟
聖衷成曠古未有之大武鴻勳至齊倫甘回臺灣林
莊等小醜蠢動咸伏刑章
功溢於十全
化孚於九有皆本於
念昔
先猷不忘肄武是以所向克捷荷
天之恩眷開萬世太平之基

豐功駿烈超越往古盛德大業至矣哉我
皇考本誠敬以事
天抒誠敬以
法
祖用誠敬以
勤政敷誠敬以
愛民故
德福兼隆備五福綜四得

五世同堂
親見七代紀年週甲符
告
天初願晉稱
太上皇帝
授璽藐躬
訓致三年
恩垂億祺敬思

皇考六十三年中之實心實政盡包括於一千五百卷

實錄卷帙之中我大清億萬斯年子孫臣庶永矢至

誠至敬仰慕

高宗純皇帝之實心實政則長承

昊眷共荷

考慈悠久無疆曷其有極也哉謹序